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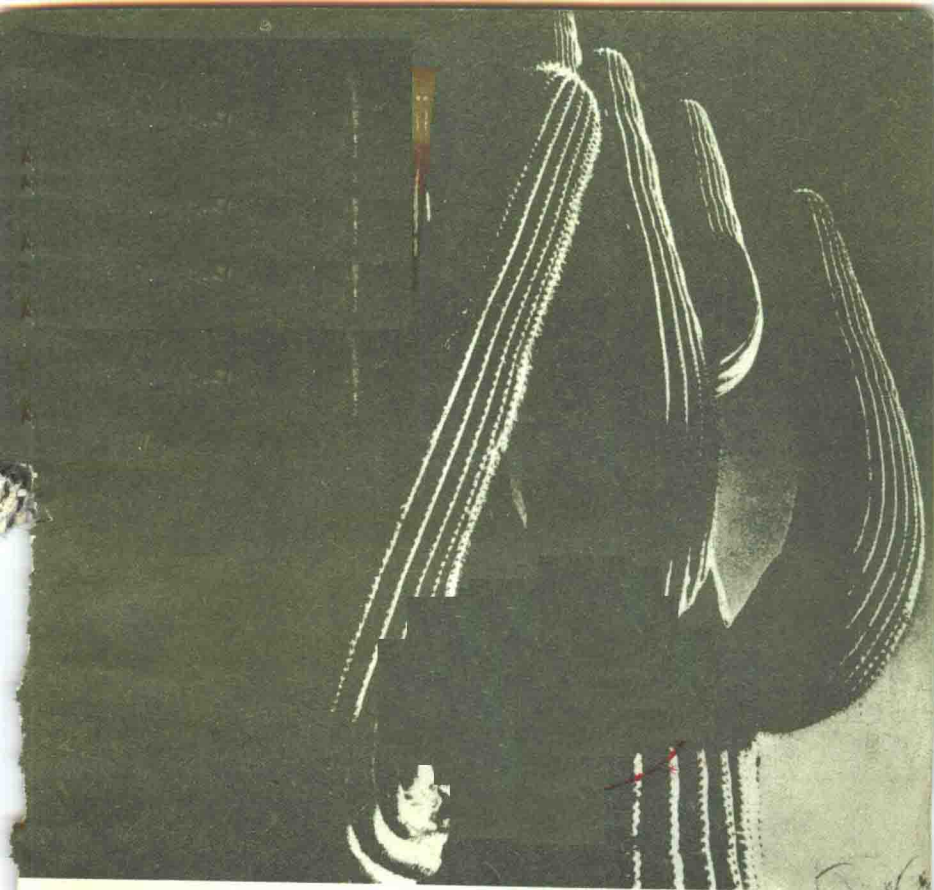
中国西部大监狱



学丛书
丰收 著

苏文艺出版社





中国西部大监狱

纪实文学2

贾鲁生 丰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你知道塔克拉玛干是世界沙漠亚军吗？你知道在那茫茫的沙海中有一座座拯救灵魂的工厂吗？你知道“广州四虎”的近况，“窃贼大师”的忏悔，厦门“王子”的仇恨，“海灯法师徒弟”的新“气功”吗？你要想知道这些，就请打开《中国西部大监狱》吧……

中 国 西 部 大 监 狱

贾鲁生 丰 收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50,001 ——— 500,000 册

书号：10141·1132 定价：（平装） 1.20 元
（压塑） 1.40 元

责任编辑 李荣德 周 琳

目 录

- 1 戈壁的回声
- 9 被废黜的撒旦
- 37 国徽，在大漠深处闪光
- 63 忏悔录
- 77 大漠并不孤独
- 91 女人，在铁丝网外……
- 115 可怜天下父母心
- 139 改造人的自然
- 157 “名人”新传
- 175 失败大逃亡
- 189 新生备忘录

序章 戈壁的回声

莽莽的天山，象一条硕长浑厚的玉带，把新疆大地拦腰隔断。北面，古尔班通古特戈壁坦荡无垠。南面，世界沙漠亚军塔克拉玛干神奇莫测。

南国，一把禁烟的大火，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而这天高地远的沙海，也不断传来历史的回声……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九日，林则徐沿着古丝绸之路，风尘仆仆，到达了新疆首府惠远城。因焚烟主战，他竟背上了“误国病民”的罪名，遭贬充军。“不信玉关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激昂慷慨的诗句，表达了这位民族英雄身处逆境，心系国家的雄心壮志。他率领民众挖渠引水，拓荒十九万亩。道光二十五年，他又以六十高龄，历“惊沙乱扑曼胡缨”之

险，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行程三万里，勘查了南疆八城垦地六十八万亩。他推广了坎儿井灌溉，把内地的纺车引进南疆产棉区。直到今天，当地人民还称这种纺车为“林公车”。

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林则徐曾在长沙，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他日建奇勋可在天山南北，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三十八年(一八七六年)后，左宗棠果然“逾伊吾车师之地，超天山蒲类重险，与犬羊相角逐，不自忖兵力饷力之足与不足，置成败利钝于不顾”，率军西进，平定了阿古柏叛乱。第二年，他组织兵民挖井修渠，植树防沙。至今，昭示后人的“左公柳”，依然郁郁葱葱。

清代诗人杨昌濬曾赋诗赞颂左宗棠：“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其实，真正引来春风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四九年，王震将军率领一支英雄的部队进驻新疆。“三五九旅”从南泥湾提来了花篮，开始了动大地，壮山河的千秋大业。从阿尔泰山到昆仑山，从古尔班通古特到塔克拉玛干，一块又一块绿洲出现了，中华大地六分之一的疆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值得记录的不仅在于，这支英雄部队绿化了一片又一片沙海，而且还建造了一座又一座拯救灵魂的熔炉。

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根据中央“把改造罪犯和开发建设新疆结合起来”的战略部署，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万零二千三百七十三名劳改犯人，加上新疆原有的二万零八百五十六名犯人，共计十二万三千二

百二十九人。到一九七五年，已经有十二万一千九百三十八名犯人脱胎换骨，跨出了监狱的大门，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新公民！

三十四年前的一天，王震将军专程派一辆吉普车从石河子监狱里把一名叫庄生祥的囚犯，接到准葛尔盆地开发指挥部。将军把他介绍给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庄生祥是北洋工学院毕业的，搞采矿。”时至今日，将军慈祥的声音，依然回响在南山煤矿副总工程师庄生祥的耳边：“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调疆犯人仅在水利、建筑、交通基建工程中，就为国家创造了四亿三千五百万元的财富。

历史延续到公元一九八三年。

数万名在红色摇篮里长大的青年，穿着黑囚衣，在枪口的押送下，从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来到大漠之中，进入一个个特殊的拯救灵魂的工厂。

国外，国内，有人竟为此而指责我们：“野蛮”、“不人道”、“侵犯人权”……

那些可敬的“善良”人，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把犯人调疆改造，这是为挽救数万人的灵魂而采取的特殊措施。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被麻醉了，医生操起手术刀，剖开他的肌肤，血渗出来了，这时候，能指责医生“不人道”吗？

美国、苏联、加拿大，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把犯人遣送到荒凉的地方。中国司法部副部长顾启良说：“我们调犯进疆，本身就考虑到环境对人的改造。”

美国首席大法官称赞中国的监狱是围墙工厂。犯人一边

改造，一边劳动。通过劳动加速改造是“东方的经验”。

曾调查过世界许多著名监狱的英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在新疆随意地参观了一些劳改队和随意地找犯人谈过话后，感慨地说：“这里的条件不是最好的，但这里所做的一切，却是无可挑剔的。”

是呵，我们总不能让那些凶残的杀人犯、邪恶的强奸犯、贪婪的窃贼，躺在席梦思上，或者跳着迪斯科去改造吧！

林则徐的五世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生产建设兵团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林颂章，在谈到数万名犯人进疆改造这件事情时，感慨万分：

“在旧王朝，新疆历来是惩罚人的地方，发配、流放、充军，有多少仁人志士、民族英雄在这里饱受磨难。而今天，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政府，把荒芜的大漠变成了锻炼人、改造人的大熔炉，真是伟大的壮举！”

谁也不会怀疑：无论对害人者和受害者来说，犯罪都是一种灾难。那么，人类最大的灾难是什么？

千早年复一年地在地球上建造难民营。洪水的职责是挖掘坟墓。地震发展了殡葬事业。癌症迫使人类一批又一批走向死亡。爱滋病是新从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闹得全球惶恐不安。环境污染，陆海空交通事故，土壤沙化，气候变异……

数不清的灾难威胁着人类。但所有这些灾难加在一起，也还不能成为人类最大的灾难。人类最大的灾难是自己毁灭

自己，是战争和犯罪！

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偷盗，从该隐开始谋杀，犯罪象影子一样紧紧追随人类登上了诺亚方舟，躲过那场洪水浩劫。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法国，犯罪率平均每年递增8.3%；

仅有五千五百万人口的英国，截止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押犯人已达四万八千人。平均一千一百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人坐牢；

日本，一九八五年刑事犯罪案件高达一百六十一万起，为战后发案数最高的一年；

美国监狱人满为患。在押犯人已超过监狱最高容量的24.4%。每年仅街头暴力和“白领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两千一百一十亿美元，相当于全年科研经费的二分之一以上；

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的是犯罪。七十年代犯罪率为8%，进入八十年代后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

中国，从一九八三年九月到一九八五年底，仅流氓团伙便摧毁了十三万个……

假若人类能把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对付犯罪所支出的费用节省下来，用以征服自然的灾难，也许早已战胜了干旱、洪水、台风、地震、癌症……

联合国惊呼：犯罪已成为对人类未来的严重挑战！

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召开了。会址选在意大利米兰。在一个黑手党恐怖活动猖狂的国家召开预防犯罪大会，或许是为了让那些一向争吵不休的各国的雄辩家们意识到犯罪的威胁。会议通过了以《米兰行动计划》为主的九个决议草案！骇人的文件标题，足以证明世界各国

对犯罪的忧虑和重视。

当“米兰会议”还在筹备之中的时候，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米兰行动计划”了。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一项特别决定：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为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惩。”

这是一场社会的大扫除。饱受犯罪之苦的十亿公民，协同警察、手铐、囚车和法官，把阴暗角落里的垃圾——凶手、窃贼、骗子、流氓、赌徒，纵火者和投毒者，拐卖人口和教唆犯罪者——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顿时，地面干净多了，空气清洁多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以后，全国刑事案件下降36.4%，一般治安案件下降了30%多。人们心中的欢乐不亚于一九七六年十月。

这时，也有人感到内疚和痛苦，他们突然对天气预报表现出异常的关注——

北京。海淀区太平路二十二号院内的一个单元里。十八吋彩色电视机前，躺着一位老年妇女。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年多卧床不起。每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后，女儿把她搀到电视机前，看完天气预报，再搀回卧室……

天津。河东区风林村一条偏僻的小胡同里。一台陈旧的十四吋黑白电视机前，老少三代人伸长了脖子，焦急地盼望着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不冷不热，夏天降点小雨，冬天没有寒流……

上海。郊区三林乡。有八户人家，每晚必看天气预报。

当地水涝成灾，他们却说“怎么还不下雨”；已是春暖花开，他们竟说“天太冷了”……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个十百千万；高位数大于1）户人家，在每天晚上七点三十分之后，家庭成员的表情，都随着电视屏幕上从北京排起的第六个地区的阴晴、冷热、风霜、雨雪而急骤变化，或宽慰，或焦急，或抑郁，或痛苦，每一张脸都是一份天气预报表。

这是一片壮阔、遥远而神秘的土地。昆仑擎着蓝天，丝绸之路伸向远方。它在祖国版图的西北端。浩瀚的戈壁，莽莽苍苍，满目焦黄……

那数万户人家中，每户至少有一个成员已经成为罪犯，在这片土地上接受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一个人死去了，时间或许会抹去亲人心中的悲痛。一个人犯了罪，耻辱和痛苦的阴影却长久笼罩着亲人的心。

记得小时候，幼儿园的阿姨问我们：“新疆在哪里？”

我说：“在出葡萄干、哈密瓜的地方。”

阿姨笑了，唱起一支动听的歌：“咱们新疆好地方哟……”

今天，我捧着葡萄和哈密瓜，又问我的女儿：“新疆在哪里？”

女儿歪着头，不理睬我手中的暗示。她想了想，说：“在沙漠，在关犯人的地方。”

我却笑不出来了。心中一阵苦涩，不知道该给女儿唱哪一支歌……。

第一章 被废黜的撒旦

在“但丁的森林”里

驼舟在沙海的浪峰波谷中颠跌。烈日把它的焦点对准了沙漠。沙粒仿佛被烤裂了，无数细小的“嚓嚓”声汇集成沙海的哀号。在这死亡之海中，一片胡杨林象生命的绿岛突兀而起，矗立在眼前。我欣喜地探起身子，“万岁——”喊声未止，一幅恐怖的立体画，使我禁不住“啊”了一声，紧紧地拽住缆绳，伫立不前——

一队囚犯，在胡杨林边的沙丘下挖水渠。大概是休息了，他们排成一队，正向昏暗林中走去。在眩惑人目的阳光下，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色的囚服，油亮的光头。胡杨枝杈狰狞张舞，象魔鬼撒旦伸出了长臂，把黑囚衣和亮光头一个个攫进阴影之中。鱼鳞状的黑色树干，没头没脑地排成人生的迷

阵，只有入口而不见出口。粗粗的树根，露出沙土的表层，象蛇一样蜷曲盘绕，在亚当、夏娃的后代面前扭动着身躯……

莫非我来到但丁的森林？在人生旅程的中途，但丁在这里迷失了正确的道路。我提心吊胆地走进这地狱的入口，虽然没有被淫欲的豹、骄傲的狮子和贪婪的母狼拦住去路，但那些横七竖八地躺在林子里歇息的黑衣囚徒，却使我产生了一种处在漏斗状的地狱里的幻觉。我仿佛看到，但丁在《神曲》中所描绘的那些贪色、贪财、残杀、诱奸、盗窃……一群罪孽深重的灵魂，正一个个从我面前通过。我实在没有勇气逐个地去叙述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犯罪经过，为了让善良的人牢记住一九八三年以前那令人寒心的社会治安情况，让我们看看这个区队四十件黑囚衣上的罪恶的数字吧：

一、挥霍人民币十一万一千二百四十元；

二、奸污妇女、幼女九十五人；

三、残害无辜群众七人……

“嘿——”

上工的哨音经过烈日的切削，象烫红的针尖，刺得胡杨林里那些黑影子一跃而起，冲入渠道中。于是，裹在黑囚衣里的肌肉和筋骨，便聚集起力量，驱动了坎土曼。蒸腾的暑气中，亮光头时隐时现。小红旗在渠道两边圈起警戒线，灵魂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赎着自己的罪恶。这里有高悬在当空的火球，死黄色的炙热的沙海，阴森森的枪口，手铐，带电的警棍……

人们为什么把黑色染在囚衣上？也许它代表罪恶的颜色，腐朽的颜色，苍老的颜色。可是，裹在四千八百五十六件黑囚衣里的躯体，大都是强壮的，从衣领里伸出的脸，大都闪

着青春的光彩。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年龄结构：

17——25岁：2509人；

26——30岁：1053人；

31——35岁：521人；

36——40岁：229人；

41岁以上：100人。

和五十、六十年代的犯人相比，八十年代犯人的平均年龄降低了五至六岁。犯罪年龄的降低，是带有全球性的普遍现象。青少年犯罪率：日本1.3%，美国5%，西欧各国4%；阿拉伯国家犯罪人数中，青少年占50%；中国的数字保密。联合国发出警告：青少年已成为“犯罪倾向最严重的年龄组。”

面对裹在黑囚衣里的青春的躯体和腐朽的灵魂，我忍不住发问：是谁把他们诱入但丁的森林，那地狱的入口？

西方人诅咒撒旦（魔鬼的别名），中国人大雠邪气。上个世纪的英国法律中，有一个刺目的特别词组：“魔鬼共谋”。在中国，也有“鬼迷心窍”的成语。难道犯罪是因为中邪？是因为撒旦的诱惑吗？

“灵魂医院”的“病历”

杀人、盗窃、强奸、诈骗……在铁丝网围成的这座特殊医院中，有各种各样的病人。

翻开厚厚的“病历”，千篇一律的诊断仿佛出自同一个医生，而这个医生只识得一种“病”：“资产阶级影响。”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证明他们罪有应得。

第一份“病历”：资产阶级腐化思想

一个燥热的夏日的傍晚。冷水浴后，他坐在凉台上乘凉。一阵热风拂过肌肤，在心中激起一丝奇异的感觉。那感觉先是轻轻地波动着，逐渐翻腾起来，化成一股难以遏制的冲动。一抬头，见对面凉台上坐着一位美丽的异性，便忍不住表演起一幕被弗洛伊德称为“暴露癖”的极其下流的哑剧。在这种毫无廉耻的兽性的发作中，他得到了生理上的快感和满足。

判刑了。艰苦的劳动改造，足可以使最无耻者学会脸红的“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的政治教育，却未能根治他的重病。当他又遇到一位丰腴的异性时，起初尚能控制，一会儿除了强烈的欲望，所有的理念都消失了。他再一次屈从于“资产阶级”这个魔鬼，重演了那幕强奸丑剧。

“我知道这是犯罪。”他懊悔地捶打着胸口，“可我那会儿什么都想不到，心里痒得难受，就……”

第二份“病历”：资产阶级淫乱思想

好象一百年没洗澡似的，从皮肤毛孔里渗出的污垢，油旺旺的，为黑囚衣染了一层光亮。我们这位病人，趿拉着鞋，头上顶条破毛巾，跟着一只公鸡，在院子里蹒跚。

那是一只萎靡的公鸡。从未梳洗过的羽毛，早已失去了光泽，胡乱地披在瘦弱的躯体上。它胆子很小，在异性面前畏畏缩缩，既没有力量去征服，也没有魅力去诱惑。它唯一的本领是躲在阴暗处，贪婪地注视着一对对伴侣相亲相爱，并发出一阵心满意足的“喔喔”的叫声。

就这样他把空闲时间全部用来偷窥异性。他因此也得了

个“窝囊公鸡”的绰号。

不知什么原因，只要和异性正面接触，他就心惊胆战，慌乱地说不出话来。他为此而苦恼，到过许多家医院，诊断结果：一切正常。没有一个异性愿意和他见第二次面。对异性的渴望象烈火一样灼烤着他的躯体。“八三年春季的一个晚上（判决书语）……”他把自己隐藏在黑幕中，爬上一个窗口，瞪大眼睛窥视着自己渴望知道的秘密。在黑暗中，自卑消失了，他破窗而入，久久压抑的生理欲念，转而爆发为兽性。欲望得到了满足……

法律的医生确诊了他的病因：“……由于受资产阶级淫乱思想的影响……”

他脑袋一蒙，仿佛听到了死刑的判决：“唉，我是资产阶级……”

第三份“病历”：资产阶级愚昧思想

“救人啊！有人上吊啦——”

喊声震动了整个监舍。人们手忙脚乱，把他从绳套上解下来。医生使出浑身的解数，打强心针，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几分钟后，他眼皮眨了眨，清醒过来，吃力地问：“能保外……就医……”

管教干部气愤地说：“自杀！自杀还想保外就医？没门！”

“呜呜呜呜……”他抽泣着说，“不……不是我想……”

他空长了两只机灵的大眼，办起事来却好象少了一半脑子。有人说：“那家伙骂你了。”他站起捋起袖子就去算帐。他老是被人当枪使。

服刑几年了，他仍未变聪明。一个犯人问他：“你想出狱